

家庭·广瑞路

## 梦中的母亲在掐四季豆

| 蘭 鸽 文 |

成年以后,有好几年的时间,我常常做一个有关四季豆的梦。

四季豆,是菜豆的别名,扁平的绿色身子,长约十几厘米,尾部有点像针尖。它是很多人爱吃的家常菜,但在我们集市的菜摊上却是不畅销的,因为它不适合我们这个地方的味蕾。尽管如此,我们全村的人却都对四季豆有着深厚感情,他们不爱吃四季豆,却爱四季豆。究其原因,要说到十多年前,那时候,村里新开了一个罐头厂,罐头厂的原料就是四季豆。

十多年前,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外地打工了,留在村里的基本都是小孩和中老年妇女。那时候乡村还没怎么振兴,镇里只有零星几个小厂,小厂只招收一小部分身体健康的中年妇女。罐头厂就在这个时候开起来了。这吸引了附近村子无所事事的留守妇女,罐头厂半点不用愁没有工人做工。老板也好说话,允许村民把四季豆拿回家掐,掐完再运到厂里,没有车子的村民,老板还会亲自上门来收。工钱是没有多少的,满满一大麻袋的四季豆掐完才一两元,而即便手速快的妇女掐完一袋也要一两个小时。但村民们都很高兴,尤其是我母亲。按她的说法,除去做家务的时间,她每天能掐五六袋,算下来一个月能挣两三百呢!活儿又轻,只需把四季豆的两头轻轻一掐,连几岁的小孩也能做,而且,还不耽误与邻居们话家常。于是,村里临近的几户人家总是聚在一起,嘴里说着东家长西家短,谈笑之间,一袋袋四季豆就被掐好了。凭良心说,母亲是真的勤快,我常常在晚上十一二点还看见她在柔弱的灯光下掐四季豆,那黄色的光线映射在母亲的脸上,看起来皱纹都淡了不少,带着一种满足和欣慰。

这一段回忆对于包括母亲在内的所有村民都是美好的。对我则不然。那时我还读高中,放暑假母亲会要我和她一起掐四季豆。这活儿确实不费劲,但我却做得心烦意躁。因为我拇指和食指的指甲因掐四季豆而断了,手指头又酸又痛。而且我动作慢,母亲掐一麻袋四季豆只需一两个小时,但我却要三四个小时,真正的“钱少事多”。最让我崩溃的是,这个工作抢走了我的暑假:为了掐四季豆,我连门都没出去过,更没有时间约朋友玩。对此,我也曾多次抗议,母亲却总是充耳不闻。只要见我停下手中的动作,她便会扯开嗓门催促我:“你快掐呀!你加快速度,一个月的伙食费就有了!”我的暑假就这样在母亲的聒噪和四季豆的豆腥气中“荒废”了。

如果四季豆带给我的回忆仅仅是这些,是不足以长时间进入我梦中的。四季豆的豆腥味太浓,浓到在梦里也化不开。那个梦,是2009年的炎炎七月,是一麻袋一麻袋的四季豆,是母亲对我说:“你别哭了!快出来掐四季豆!”是满脸泪痕的母亲,坐在豆堆前,飞快地掐掉一根根四季豆的两头……

时间回到2009年的春天,那时春节刚过,学校开学了,我迎来了高三最后一个学期。当我踌躇满志地奋战高考的时候,家里却迟迟不给我学费和生活费。我催促了好几次,每次

都说过几天,最后,母亲在电话那头低声对我说:“你爸爸赌博输了好几万块钱,我不能再供你读大学了!你读完高中就去打工吧!”那天晚上,我哭湿了枕头。没多久,我就跟学校办理了休学手续,学校允许我在家学习,只需在高考那天到场考试就可以了。我从学校回到家,又是摆脱不掉的四季豆。天知道我有多恨它。而我不但恨四季豆,还恨母亲,恨她在这个紧要关头对我说这样残忍的话,恨她不把家里的变故跟哥哥妹妹透露一句(哥哥妹妹因为没考上重点高中已经出去打工),理由是怕他们跟父亲的关系闹僵,单单对我一个人哭喊。在一袋袋的四季豆面前,她像祥林嫂一样,一遍遍地跟我数落父亲的不是,一遍遍重复她这半辈子过得有多心酸,边说边抹眼泪。而最让我破防的是她的这句话:“你虽然不能读大学了,但也不能放弃学习,该学习还是要学习的!”我火气腾地一下就上来了,很想冲她吼:“学什么学!你让我学什么学!”但眼睛看到她红红的眼眶,心里又不忍,于是一言不发用力气掐断手中的四季豆。

后来,我参加高考了。后来,成绩出来了,450分,当时好像刚达二本线。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,如果没有这个休学事件,我有信心考到一本的。但那又怎样?即便考了一本母亲也不会让我读大学吧?去领高中毕业证那天,我见到了久违的同学们,他们有的开心,有的失意,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去处。只有我没有。我还在班主任的脸上看到了惋惜的表情。这一切让我那故作坚强的心一下子破防了,从学校回来,我一直躲在房间里哭。母亲正在走廊上掐四季豆,听见我的哭声便过来敲门,但她说的话让我一下子爆发了,她说:“你别哭了!快出来跟我掐四季豆!”这句话成了导火线,我终于忍不住跟她吵了一架,那是我长这么大以来跟母亲发生的最激烈的争吵,我口不择言,把心里的委屈和愤怒统统说了出来,还说了很难听很伤人的话。而最后让争吵平息的是四季豆:在我说出那些伤人的话后,母亲先是蹲在墙角掩面而泣,哭了一会儿又走回豆堆前,呜呜咽咽地掐四季豆……我也便没了和她争吵的心情。第二天,我坐上了通往上海的火车。

从那以后,母亲在我面前总有点“卑微”,她常常欲言又止,小声小气,连关心都小心翼翼。而我困在那个四季豆的梦里无法自拔,那浓烈的豆腥味每每想起都让我窒息,然而,每当我起了怨恨的想法,梦里就会出现母亲掐四季豆的场景,她一边哭一边掐,没完没了……不知怎么,一到这里,我就怨恨不起来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经历了越来越多世情的冷暖,也明白了一些道理,终于理解了母亲的艰难。

后来,我结了婚生了子,有一天我对母亲说:“我想自考汉语言文学,你能不能帮我带下孩子?”母亲二话不说放下手中的工作,来到我身边。当我第一次自考成绩出来,当她得知我四科全过的时候,她笑得比我更开心。

我现在很少梦到四季豆了,还爱上了吃四季豆。

情趣·健康桥

## 桃园结艺

| 吴翼民 文 |

在七月流蜜的时日子里,去无锡阳山走上一走是很惬意的事。

朋友小林一个多月前已经发下请帖了,说是她在桃乡阳山经营的桃园已经挂果累累,芳香和甜蜜四溢,千万别错过了人间最美的“蜜月”。

无锡阳山堪称江南最大的桃源桃乡,进得乡镇,到处是碧翠绛红的桃林,碧翠是丰茂的桃叶,绛红是丰硕的桃果,道路两旁迤迤铺展着售桃的摊点,七彩帐篷下脸面被骄阳烤得乌黑的桃农打着大蒲扇,吆喝招徕着买主,时有汽车停下作成其生意。桃农好辛苦,大半年在桃园劳作着,施肥、锄草、除虫、育果、套袋,用汗水浇出了蜜甜,还得吆喝销售——尽管大量的水蜜桃由经销商在网上快速代销,到末了,仍免不得亲自出马零售清仓。这水蜜桃啊,各品种一茬一茬的绵延数月,及至八月初是品质最佳吃口最好时节,谁不企望卖得个好价钱,作完美之收官?

小林是位新桃农,城里退休后喜欢尝试各种新鲜玩意儿,凡尝试一个门类必抵达完美的境界,她学打太极拳,学着学着就成了太极拳师傅,门下吸收了数十上百个弟子;她学器乐,学着学着,就将一把大提琴玩得溜转,她学唱戏曲,锡剧、沪剧、京剧等皆有模有样……这些都嫌不过瘾,终于找到了一个更好的门类——租赁一个桃园,像模像样当起了桃农。今年是入“桃门”的第二年,觉得有些桃农范儿了,就一一发出邀请,邀请过往交过的拳师们、琴朋们、票友们前来她的桃园聚会,作甜蜜之旅。笔者好歹也算玩过票,便在邀请之列也。

车过藕塘,进入阳山不远便到了她的“三坝头”桃园,甫下车便有她租赁家的桃农邀请入房舍客厅,好家伙,典型的桃农之家,客厅里摆放着一擦擦码得齐整的桃盒,还有已经装得满满的桃盒,是那种盒子上印有“乐淘淘太湖

风光好,甜蜜蜜阳山水蜜桃”广告桃盒,一个个桃子白里透红,颇见性感,充盈着蜜汁,虽未品尝,已经觉得润喉解渴也。未几,小林来了,豪爽一挥:“走,进桃园采桃去!”

行数百米便到了她的桃园,进得竹篱荆门,一团翠绿扑面,满地露珠湿鞋,小道两旁皆是婀娜桃树,树不甚高,枝杈敦实,有的树干已经显出苍老之态,如小林所言,树龄已近十年,过不了几年便将有序更新,要不然树龄太老,会像人一样过了生育期,挂果就稀少,果品也差哩。故而有经验的桃农都会一茬一茬有序更新,让桃园常常呈勃勃生机,结出的果实永远丰硕甜蜜呢。

小林在桃园深处架了两个帐篷,作为生活和朋友聚会之所,接通了水电,装了电扇和鼓风机,以防酷暑的热浪,是嘛,举凡桃子成熟之际便是热流翻滚之时;当然音响设备也是不可或缺的,她请来的朋友大多能唱会歌,在流甜涌蜜的桃林深处“大舞台”焉能没有甜歌?

据小林介绍,已经有多个小群体来过她的桃园了,有器乐团队在这里奏响了美丽的曲子,有摄影团队在这里留下了多彩的瞬间,有一拨一拨的票友团队来这里唱响了优雅的戏曲。听她介绍后,我不禁脱口赞扬道:“昔者刘关张桃园结义,今天你这里堪称‘桃园结艺’啊。”且不见桃园是多么美妙的环境,美妙的环境须有美妙的事物相匹配嘛。记得许多年前,作家协会就组织过作家到阳山举行过桃园笔会,在报纸上组织过专版;民间文艺家协会到阳山举行过“桃文化民间研讨会”,选编过相关的专辑;地方政府和文联组织出版了与桃文化密切相关的《阳山诗词选》《阳山散文选》《阳山楹联选》。那么此番小林以一己之力来个“桃园结艺”,亦不失为桃文化的一段佳话呀。



无邪

插画 戒锋